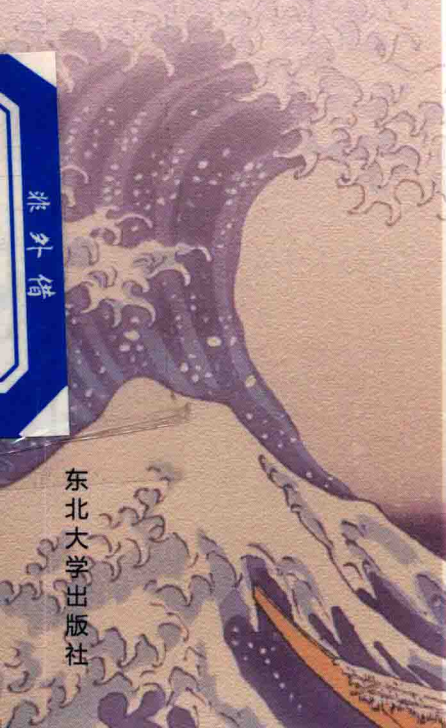


原典·日本文化论

王秋菊 编著
王岩 国蕊 译

原典

东北大学出版社



原典·日本文化论

王秋菊 编著

王岩 国蕊 译

东北大学出版社

· 沈 阳 ·

© 王秋菊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原典·日本文化论 / 王秋菊编著; 王岩, 国蕊译

· 一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517-1466-2

I. ①原… II. ①王… ②王… ③国… III. ①日语—
高等学校—教材②文化研究—日本 IV. ①H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7237 号

出版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三号巷 11 号

邮编: 110819

电话: 024-83687331(市场部) 83680267(社务部)

传真: 024-83680180(市场部) 83687332(社务部)

E-mail: neuph@neupress.com

http://www.neupress.com

印刷者: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

发行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11

字 数: 207 千字

出版时间: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策划编辑: 牛连功

责任编辑: 梁 洁

封面设计: 刘江旻

责任校对: 叶 子

责任出版: 唐敏志

ISBN 978-7-5517-1466-2

定 价: 36.00 元

序 言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活动中，将纤细且敏锐的感受及高度理性的、精神性的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表现、传承并积累下来。其中包括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艺术领域的成果，也有以学问、思想、宗教为主的知识活动领域的成果。这些成果的积累，具备较高的完成度，互相之间有无法割舍的关联。这些成果的积累，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的时代发展与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具有家族、血缘关系以及地域社会乃至国家等各种各样的单位共同体的关系，它们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习惯，即所谓的“生活文化”。在这里，我们将其统称为“文化”。

然而，相对于“文化”这个词语，还存在着“文明”这个概念。二者又有什么不同呢？在这里暂不赘述，因为对二者的解释因人而异。并且，世界上有众多的语言，正是他们从根本上决定了艺术、思想、感觉的方式、思考和逻辑的方式、甚至是习惯的不同。正因如此，世界各地并存着多种多样且互不相同的“文化”，并产生了交流。

因此，将某个国家从过去到现代的“文化”特质作为特有体系的“文化论”来阐释，或者说要理解这被阐释的内容绝非易事。但是，在世界一体化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推进“异文化”间的相互理解是必不可缺又亟待解决的课题。

作为这个课题的素材，我们编写了这本《原典·日本文化论》。

编写本书的目的是为在中国学习日本文化以及研究日本社会特质的研究生和任课教师提供一个能够共同学习的教材。编写《原典·日本文化论》这本书的必要性，正如上所述，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是文化传播的载体，通过《原典·日本文化论》来深刻理解并试图努力去解读其语言表现，能够对其文化特质有更深的研究和理解。因此，这本教材正是为具有较高日语能力

的日语专业研究生所编写的。

本书基于各种学科领域的视角和方法，介绍了近现代日本人、中国人以及其他的外国人所阐述的关于日本文化论、日本社会论、日本人论等作品的主要部分，由几位执笔人共同承担了解说以及参考文献部分。需要强调的是，解说仅代表执笔人的见解，旨在为学习者提供一种参考。也希望读者们切记，所有的原典，都是各自的作者带着所处时代以及他们的个人意识而创作的作品。因此，对当时的时代背景、作者的社会意识等方面，也有必要做深入的研究。

受王秋菊教授的委托，在这里介绍一下本书的合作执笔人。

井口和起、王岩、北野裕通担任了“日本人的日本文化论”的解说。其中，以柳田国男的《远野物语》为代表的民俗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原典解说由井口和起执笔，王岩博士担任了川端康成的《日本的美与我》等文学领域的原典选材以及解说部分的执笔。另外，北野裕通教授对本书的编写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并担任3篇哲学领域的解说。“中国人以及其他外国人的日本文化论”由王秋菊教授执笔。

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像本书这样大胆的构思，如果没有东北大学中日文化比较研究所所长王秋菊教授长期以来对教学研究活动孜孜不倦的追求，是难以实现的。正因为王秋菊教授与众多的博学多识的不同专业的学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本书才得以完成。但是，作为合作者这样说也许失礼，本书仅仅是在日本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探索，在原典的选材上也许还需更加充分地推敲。

正因如此，期望王教授能以此为出发点创作出更多高水平的作品。能够有幸执笔本书“序言”的笔者本人也决心共同努力。最后，恳请读者及共同学习此书的研究生和老师提出宝贵的批评和意见。

井口和起

2014年8月

目 录

日本人的日本文化论

- 武士道 新渡户稻造 (1)
- 东洋的理想 冈仓天心 (8)
- 远野物语 柳田国男 (15)
- 现代日本的开化 夏目漱石 (22)
- 关于和歌 西田几多郎 (28)
- 东洋式见解 铃木大拙 (33)
- 关于插花 西谷启治 (38)
- 杂种文化 加藤周一 (44)
- 日本的思想 丸山真男 (50)
- 文明的生态史观 梅棹忠夫 (56)
-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中根千枝 (62)
- 日本的美与我 川端康成 (67)
- 义理与人情 源了圆 (77)
- 坂上之云 司马辽太郎 (83)
- 日本人的心理构造 土居健郎 (88)
- 暧昧的日本与我 大江健三郎 (94)

中国人以及其他外国人的日本文化论

日本杂事诗	黄遵宪 (101)
记东侠	梁启超 (108)
出了象牙之塔 (后记)	鲁迅 (113)
日本的文化生活	郁达夫 (119)
日本人的缩小意识	李御宁 (125)
日本文化的真髓	小泉八云 (131)
日本式思维	莫拉埃斯 (137)
日本人的行为方式	鲁思·本尼迪克特 (144)
德川时代的宗教	贝拉 (151)
日本文化之我见	布鲁诺·陶特 (159)
后 记	(166)

武士道

新渡户稻造

○作为一种道德体系的武士道

武士道，正如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的固有之花。它并不是保存在我国历史植物标本集中的古代道德的干枯标本，而是至今仍留存在我们中间，被赋予了美和力量的鲜活对象。尽管它并未采取一种我们可以接触到的具体形态，但它能够散发道德气息，并使我们至今仍处于这种强有力的支配之下。虽然诞生并培育出武士道的社会形态早已消失，但是，正如曾经存在但现已消失的遥远星球依旧在我们上方散发光芒一样，作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在其母——封建制度——灭亡后幸存下来，如今仍然照耀着我们的道德之路。（略）

我尝试从以下几点进行阐述：第一，我国武士道的起源及渊源；第二，它的特性及训条；第三，它对民众的感化；第四，这种感化的持续性与永久性。对其中的第一点仅做一些简要概述，否则我就会将读者引入我国历史迂回曲折的小胡同里去了。对第二点拟做略微详细的论述。因为国际伦理学和比较性格学的研究者可能会对我国国民的思想以及行为方式产生兴趣。其余的两点作为结论处理。

○仁·恻隐之心

爱、宽容、仁爱、同情、怜悯，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至高美德，即人类灵魂属性中最高尚的东西。它在两层意义上被认为是王者的道德：在高尚精神的多种属性之中占据了王位，也是特别适合王者之路的道德。慈悲比王冠更适合君主、慈悲比王权更利于统治等等这种语言的表达，需要莎士比亚这种大师，但是用心感受就未必需要他了，因为这是世界各国人民都知道的道理……仁爱，是一种如母亲般柔和的道德。如果说正直的道义和严格的正义是男性特有的，那么仁爱就是女性特有的温柔与说服力。（略）

幸好仁爱是一种美，且并不稀有。“最刚毅者最柔和，仁爱之人乃是勇敢之人”，这是普遍的真理。“武士之情”这个词，直接就能打动我国国民的高贵情感。并非武士的仁爱与他人的仁爱在种类上有所区别，但对于武士来说，爱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适当考虑了正义的爱，它也并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状态，因为这还是一种背后隐藏着生杀予夺权利的爱。（略）

○自杀和复仇制度

首先阐述自杀，但事先说明，我所考察的只限于切腹或者说是剖腹，就是俗称的剖肚子。它意味着将腹部切开从而达到自杀目的。“剖腹？太愚蠢了吧！”最初接触到这个词的人可能会这样嚷道。外国人最初听来也许会觉得愚蠢、奇怪，但对研究过莎士比亚的人来说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莎士比亚曾经借布鲁图之口说过这样的话，“你（恺撒）把魂魄重现出来，将我的剑反过来插入我的腹部吧”。近代一位英国诗人在《亚洲之光》中咏诵道，“剑将女王的腹部刺穿”，但无人责备他使用粗俗的英语或是违背了礼仪。

切腹之所以在我国国民心中没有丝毫的不合理性，不仅仅是因为它会联想到其他事物。特意选择腹部进行切割，是因为腹部是灵魂和爱情寄居的地方。这是基于古老的解剖学的信仰。摩西曾记“约瑟为了弟弟肠（心）如焚”（《创世记》四三之三〇）；大卫向神祈祷不要忘记他的肠子（《诗篇》二五之六）；以赛亚、耶利米亚还有其他古代的通灵者都说过，肠子在“鸣叫”（《以赛亚书》一六之一一）或者肠子“痛”（《耶利米书》三一之二〇）。这些都印证了在日本人之间流行的，灵魂寄居于腹部的信仰。

请不要误认为我主张在宗教或者道德上认可自杀。但是，高度重视名誉这一观念，为很多人断送自己性命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失去名誉时只有一死方能解脱，
死亡是躲避耻辱的可靠场所。

有多少人会对加思的诗所表达的感情深有同感，莞尔一笑将自己的灵魂交付给幽灵了啊！武士道被认为是用死亡来解决包括名誉问题在内很多复杂问题的关键……我敢说，很多善良的基督教徒，如果他们非常诚实的话，对于伽图、布鲁图、佩特罗尼厄斯等很多古代的伟人自己结束其在地上生命的这种崇高态度，即使不积极地加以赞赏，也会坦率说出感受到那种魅力了吧。（略）

○武士道的感化

武士道从最初诞生的阶级开始通过多种渠道流传开来，在民众之间发挥着酵母般的作用，给所有国民提供了道德标准。武士道最初是作为部分阶层的荣耀而开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演变为国民普遍的笃信和灵感。虽然平民无法达到武士道德的高度，但是“大和魂”最终成为了这个岛国民族精神的表现。如果宗教就如马修·阿诺德的定义，只不过是“被情绪所感动的道德”的话，那么就很少有伦理体系比武士道更有资格加入宗教行列了。本居宣长曾经咏诵道：

若要问日本的大和心为何物，
那就是晨曦中飘香的山樱花。

这一诗句道出了我国国民的无言之语。

确实，樱花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国民所钟爱的花，是我国国民性的代表。请特别注意诗人所咏的这一句“那就是晨曦中飘香的山樱花。”

大和魂并不是柔弱的栽培植物，而是自然意义上的野生产物。它是我国土地上所固有的。（略）这种高雅绚丽的美诉说了我国国民对美的感觉，是其他任何花也媲美不了的。我们并不能够理解欧洲人对于玫瑰的赞美。玫瑰缺少了樱花的单纯。而且，玫瑰美丽的外表下隐藏着荆棘，坚韧不拔地执著于生命，与其倏忽飘散，不如选择在枝头枯萎，仿佛厌恶或恐惧死亡一般，华丽的色彩，浓厚的香气，这些都和樱花有着明显不同的特质。樱花在其美丽之下并未隐藏着利刃和毒药，得到了自然的召唤无论何时都能放弃生命，它的色彩并不华丽，淡淡的清香却让人永远不厌腻。（略）

那么，这种容易凋落的美丽，被风吹散、留下一道香气就永远消失的花，

真的是大和魂的代表么？日本之魂的生命力就这么脆弱易逝么？

○武士道还活着么？

武士道作为一种无意识且难以抵抗的力量，打动了国民以至于个人。作为新日本最出色先驱者之一的吉田松阴，在行刑前夜所做的这首诗，可以说是日本民族的真实告白。

明知种因得果，
是大和魂让我停不下来。

武士道虽然不具备形式，但它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我国的精神和驱动力。

日本的改变是举世皆知的事实，这样大规模的改变自然有各种动力蕴含其中，但是如果要举出主要的动力，任谁都会毫不犹豫地举出武士道。全国进行贸易开放的时候，生活各方面都引入最新改良的时候，还有开始学习西洋政治和科学的时候，我们的指导原动力并不是物质资源的开发和财富的增加，更不是对西洋习惯的盲目效仿。……汤森认为，创造出日本变化的原动力完全存在于日本国民自身之中，这一认识的确是真知灼见。汤森如果进一步揣摩日本人心里的话，以其敏锐的观察力，一定很容易就可确认这种动力的源泉就是武士道。无法忍受作为落后国家被人轻视的名誉感——这就是最强的动机。殖产兴业的考虑也是在改革过程的后期才意识到的。

武士道的感化即使在今天，也是连跑垒手都能阅读般的容易被认可。如果看一眼日本人的生活，自然就清晰明了。读小泉八云的作品——他是对日本人心做出最具说服力的忠实的解释者，你会发现他所描写的心的功能就是武士道功能的一个例子。各地人民注重礼仪这一传统是武士道的遗产，是不必再重复、众所周知的事实。很多人发出疑问“世界上还有比日本更忠君爱国的国民吗？”对此，我们能够自豪地回答，“世上无人能及”，这全都是武士道的恩赐。（略）

○武士道的将来

有预言者称，封建日本的道德体系会如其城墙一样崩坏归于尘土，然后新道德就会如不死鸟一般建立起来指导新日本的前进。这个预言已经由半个世纪发生过的事情所证实。此类预言的实现是合乎心愿的，也是能够发生的。但是

请不要忘记，不死鸟是在自己的灰烬中重生，不是候鸟，也不是借助其他候鸟的翅膀来飞翔的。

武士道作为独立的伦理规章，也许会消失，但是它的力量大概不会消亡于世间，也许勇武和文德的教育体系会瓦解，但是其光明和荣耀会超越废墟长久存活。如同象征它的樱花一样，即使被风吹散飘零四方，依然以其残留的香气丰富人生，祝福人类。（略）

出处：《武士道》（矢内原忠雄译，岩波文库出版，1938年初版，2012年第99次印刷），原文是英文 *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 an exposition of Japanese thought*, 1900年在费城的The Leeds and Biddle公司出版，次年，在日本出版（裳华房）。1915年增补到第10版，在纽约的G. P. Putnamus Sons和日本的丁抹出版社出版。作者死后，研究社发行了附有作者妻子序言的新版本。

日语译本1908年由樱井鸥村翻译，丁抹出版社出版。1938年作者的弟子矢内原忠雄的译本由岩波文库出版。

【作者简介】

新渡户稻造（1862—1933），农学家，教育家，也是农学博士以及法学博士。出生于岩手县盛冈市。父亲是江户幕府末期的南部藩士。毕业于札幌农学校（是第二届生）。在校期间与同届的内村鉴三一起受基督教洗礼，成为基督徒。毕业后，从事北海道开拓使的工作，1884年从东京帝国大学退学自费赴美，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1887年，成为札幌农学校的副教授并赴德国留学。在美国留学期间，接触到了贵格派的世界，从而与玛丽·艾尔金顿（日文名：新渡户万里子）相识，1891年步入婚姻殿堂。回国后，曾历任札幌农学校教授、台湾总督府工程师、殖产课课长以及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等职务。1906—1913年，作为第一高等学校的校长，他的人格主义教育影响了很多学生。在这期间，他同时兼任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1911年作为日美交换教授赴美。1918年成为了东京女子大学的首任校长，1919—1926年，担任国际联盟副事务长。辞职后，担任了贵族院议员及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理事长等。1933年，出席了在加拿大举行的调查会，客死于维多利亚市。这一时期，很少有日本人作为国际人士活跃在国际社会。

【文章解说】

该作品主要面向欧美读者，书中把“武士道”作为“日本的灵魂”以及“日本思想的阐述”。在向欧美先进国家的人们阐述因明治维新而步入西欧近

代化道路的日本的动因时，作者新渡户为什么说武士道是理解日本的核心呢？在本书的序文中作者自己做出了解答。在某一次与比利时法学家闲谈时，被问及日本没有宗教教育，如何能进行道德教育这个问题，也会经常被身为美国人的妻子问到很多关于日本人的思想和风俗习惯的问题。当尝试着对这些问题给予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时，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不理解日本的封建制度以及武士道的话，现代日本的道德观念最终只会是一个被封印的卷轴。”因此，这里把《武士道》作为原典引用的最初部分。“第一章 作为道德体系的武士道”中，对以下几点进行了说明：第一是武士道的起源和渊源，第二是武士道的特性，第三是对民众的“感化”，第四是武士道的“感化的持续性、永久性”。接着，本书从“第二章 武士道的渊源”开始，按顺序分题讨论武士道所重视的德行，对于教育制度及世人的“感化”，进而进一步阐述了武士道的未来性。目录构成是：“第三章 义”，“第四章 勇、敢为坚忍的精神”，“第五章 仁·恻隐之心”，“第六章 礼”，“第七章 诚”，“第八章 名誉”，“第九章 忠义”，“第十章 武士的教育以及训练”，“第十一章 克己”，“第十二章 自杀及复仇制度”，“第十三章 刀·武士的灵魂”，“第十四章 妇女的教育及地位”，“第十五章 武士道的影响”，“第十六章 武士道是否存在”，“第十七章 武士道的将来”。

武士阶级产生于日本中世时期。原本，日本的武士道，是作为利于武士阶级的个人生存及家族存续和发展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技能”而产生的，进入到近世社会（江户时代），“作为一种思想的武士道”体系化了。主流的武士道倡导以儒教和朱子学伦理观（仁义、忠孝等）为基础的体系化了的武士的道德观念和言行举止。除此之外，也有因“武士道就是习惯死亡”而闻名的“叶隐”的“武士道”，其中贯穿了极端的尚武思想。

以实现近代化为目标的明治之后的日本，虽然武士阶级解体，但作为思想的“武士道”大致分化为三种流派保留下来，并得到继承和发展。

第一种可以说是“和魂洋才”中的“和魂”流派。在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以及贯穿了极尽自身剑道与禅意的武士道的生活方式的山冈铁舟的《武士道》两本书中都有所体现。第二种是受到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所影响的武士道论的流派。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丛书》就是其中的典型，很巧妙地利用了对天皇的忠诚；以及战争与军人的精神支柱《叶隐》一书，也是宣扬忠君爱国的流派。在《军人勅论》和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战阵训》等书中可以说是典型的“皇道的武士道”流派。

与之前两种相对的第三种流派就可以说是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了。

新渡户在东京帝国大学入学时，曾因说过“我想要成为太平洋的桥梁，想

要成为把日本的思想传到外国，把外国的思想普及于日本的媒介”而成名。新渡户的这本著作正是他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作的武士道论。因此，从引用的部分也能发现，该书引用了大量的西欧的历史和文学等进行对照，同时使基督教的伦理观与过去以来的日本人的道德观念相符合，从而使欧美读者更容易理解。因此，这本书也成为了西欧和日本的比较文化论。

虽然这本书由于新渡户对于武士道的历史考察不够充分、准确以及美化日本的倾向等受到了很多的批判，但无疑，作为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向世界传递信息的日本文化论的先驱著作，它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 新渡戸稲造『新渡戸稲造全集』教文館刊 1969～2001。
 石井満『新渡戸稲造伝』関谷書店刊1935復刻：大空社 1992。
 石上玄一郎『太平洋の橋—新渡戸稲造伝—』講談社 1968。
 松隈俊子『新渡戸稲造』原著1969。みすず書房 2010。
 東京女子大学新渡戸稲造研究会編『新渡戸稲造研究』春秋社 1969。
 鶴見俊介『鶴見俊介著作集』、筑摩書房 1975。
 佐藤全弘『新渡戸稲造—生涯と思想』キリスト教図書出版社 1980。
 太田雄三『＜太平洋の橋＞としての新渡戸稲造』みすず書房 1986。
 鈴木康史『筑波大学体育科学系紀要』 2001。
 船津明正 名古屋大学『言葉と文化』 2003。
 草原克豪『新渡戸稲造1862 - 1993 我、太平洋の橋とならん』藤原書店 2012。

东洋的理想

冈仓天心

○理想的范围

亚洲是一体的。尽管喜马拉雅山脉将两大文明——以孔子的集体主义为代表的中国文明和以佛陀的个人主义为代表的印度文明——分隔开来，也仅仅只是为了强调两者各自的特色。然而，即便是这一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屏障，哪怕一瞬也不能阻止亚洲人民对具有终极普遍意义的博大之爱的追求。这种爱是全体亚洲民族共同的思想遗产，这让他们创造出了世界上所有的大宗教。而且特别要注意的，也正是这种爱将亚洲民族与喜好探寻人生手段而非目的的地中海或波罗的海沿岸的诸民族区别开来。

在被伊斯兰教徒征服之前的年代里，孟加拉湾沿岸勇敢无畏的水手们，经由远古以来的海上公路，在锡兰（斯里兰卡）、爪哇岛、苏门答腊岛上开拓他们的殖民地，使雅利安的血脉与缅甸、暹罗沿岸诸民族的血脉相融合，此外，他们也与中国、印度互有往来，彼此有着紧密的联系。

如果亚洲是一体的，那么亚洲各民族形成一个强大的单一体系也就是必然的事实。但是，在我们这个热衷于划分类型的时代里，我们却忘记了，所谓的“类型”归根结底不过就是对汇聚在一起的无以数计的相似事物，就其突出的

差异所做的区分。这是出于心理上的权宜之策，是人为设置的不得不尊崇的虚妄之“神”。但是，这种对类型的区分和可以互换的两种学问分别存在一样，并不具有终极的或互为排他的永恒性。如果将德里的历史视为鞑靼人向伊斯兰教世界展示其强大的力量，那么有关巴格达及其伟大的穆斯林文化的故事，一定会让人不由得想起，它们也同样意味着宣扬波斯、中国的文明和艺术的闪米特诸族人民在地中海沿岸的西欧各民族之前所展示的力量。阿拉伯的骑士道，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印度的思想，都在一一讲述着古代亚洲的和平，那和平之中孕育着一种共通的生活。虽然它让不同的地域盛开不一样的花朵，但却无法在其中的任何区域划出明确的、不可动摇的分界线。就连伊斯兰教也可以说成持剑骑马的儒教，这是因为，正如伊斯兰教各民族集中体现的那样，在黄河流域古风浓郁的集体主义中完全能够找到纯粹的游牧民族的痕迹。

如若将目光从西亚转移到东亚，佛教——由东亚所有的思想河流汇聚而成的理想主义的大海——也并非只靠清澈的恒河之水来点缀。这是因为新加入的鞑靼各民族也带着他们的天赋才能汇注其中，带来了新的象征主义、新的组织和新的信仰力量，成为这信仰宝藏里的支流。

但是，特别明确地实现这种复杂中的统一，是日本的伟大特权。我们身上流淌着印度与鞑靼的血液，所以从我们自身就可以汲取这两方面的源泉，我们有着适于体现亚洲整体意识的天然秉性。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这一无与伦比的福泽，从未被征服过的民族自豪感，放弃对外扩张、固守祖先传统的观念和本能的岛国孤立性等等，这些都使得日本成为保存亚洲思想与文化的真正储藏库。

也唯有在日本，才能够根据珍藏的样本，完整地探究亚洲文化的历史财富。皇室御用品、神社、被开掘的古坟等，都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汉代技术的精妙曲线。奈良的寺院里收藏着丰富的艺术品，它们是展现中国唐代文化，以及当时已极尽璀璨繁华、给日本古典时期的创作很大影响的印度艺术的代表作。姑且不论每个辉煌时代的宗教仪式与哲学，对于甚至把音乐、语言发音、仪式、服饰都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的国民来说，所有这一切自然是祖先留下来的财富。

而且，诸位大名的宝库中也收藏了中国宋、元时期丰富的艺术品和手抄文献。但在中国，艺术品毁于被蒙古征服的元代，手抄文献则在明朝动荡时期遗失。正因如此，当今中国的学者中，也有人欲从日本寻求属于他们自身的古代知识的源泉。

就这样，日本成为了亚洲文明的博物馆，而又不仅仅是博物馆。这是因为这个民族不可思议的天性里，怀抱着既不丢失传统文化又能接受新事物的非二

元论精神，因此，他们能将过去各个理想的所有层面保留下来。神道家们至今仍固守着佛教传入以前的祭拜祖先的仪式。佛教自身也顺应自然发展趋势，丰富发展了日本的精神土壤。宗教发展的过程中，各宗派都各自秉持着这种天性。

藤原贵族政权下产生的反映唐朝理想的和歌与舞乐，同宋朝文化开明的产物——极具幽玄之美的禅宗及能乐一样，时至今日也是灵感与欢喜的源泉。将日本推上近代强国地位的同时，又让其始终忠实于亚洲之魂的，正是这种艺术的强大凝聚力。

日本艺术的历史就这样成为了亚洲诸个理想的历史——相继涌入的东方思想浪潮，与国民意识的碰撞，构筑出了一道日本艺术史的风景区，每一种涌入的浪潮都在这一风景区上留下了它们的印迹。

○展望

虽然与至今一直置身于蒸汽和电气环境里的欧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亚洲完全不必为自己简单朴素的生活感到羞愧。古老的贸易方式；属于工匠、小贩的村庄集市和参拜神佛的赶庙会的日子；堆满当地特产的小船沿着大河上下穿梭；不管什么地方的宅邸都有庭院，小贩们在这里摆上布匹和宝石，美丽的深闺妇人隐身在深闺的窗内，让佣人购买看中的物品——这样的世界还未完全消亡。而且，无论它的形势如何变化，精神都是不死的，否则亚洲将不得不蒙受巨大的损失。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历经几个时代，作为祖祖辈辈代代相传的工艺性财宝、装饰性艺术，都是凭借这种精神才得以保存下来，亚洲在失去这种精神的同时，不仅会失去这些美好的事物，也必将失去创作者的喜悦、他们充满个性的幻想，以及历经经年岁月洗礼的从劳动中升华出的文化教养。因为身穿自己缝制的衣裳、居住在自己的家里，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域。

亚洲的确从未领略过贪婪地吞噬时间的交通机器带来的狂喜，但是，时至今日，亚洲仍有巡礼和云游僧人保留下来的更为深刻的远游文化。也就是说，只有向村妇乞食、坐在日暮时分的树下与耕地的农夫抽烟谈笑的印度的行者，才是真正的游人。对他们而言，一个村庄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地理形态，而是习俗与人际交往、人情与传统的综合体，这里洋溢着真诚与友情，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哪怕一瞬也愿意与他人分享喜悦与悲伤。而在日本，即使是边远之地的人们外出旅行，每当他要离开漂泊旅途中的名胜之地时，他都会写下首句。也就是任何才疏学浅之人都力所能及的艺术形式——短诗，然后